

茶話王

豐明

十八 菱角

每日上午門外有人叫賣「菱角」，小孩們都吵著要買，因此常買十來包給他們分吃，每人也只分得十幾個罷了。這是一種小的四角菱，比刺菱稍大，色青而非黑，形狀也沒有那樣奇古，味道則與兩角菱相同。正在看鳥程汪曰楨的湖雅（光緒庚辰即1898年出版），便翻出卷二講菱的一條來，所記情形與浙東大抵相像，選錄兩則于後

『仙潭文獻：「水紅菱」最先出。青菱有二種，一曰「花蒂」，一曰「火刀」，風乾之皆可致遠，唯「火刀」耐久，迨春猶可食。因塔村之「雞臆」，生噉殊佳；柏林圩之「沙角」，熟淪頗勝。鄉人以九月十月之交撒蕩，多則積之，腐其皮，如收貯銀杏之法，曰「闔菱」。

湖錄：菱與芰不同。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今菱湖水中多種兩角，初冬采之，曝乾，可

以致遠，名曰「風菱」。唯郭西灣桑瀆一帶皆種四角，最肥大，夏秋之交，煮熟鬻于市，曰「熟老菱」。

按，鮮菱充果，亦可充蔬。沈水烏菱俗呼「漿菱」。鄉人多於溪湖近岸處水中種之，曰「菱蕩」，四圍植竹，經繩於水面，閑之爲界，曰「菱籬竹」。……

越中也有兩角菱，但味不甚佳，多作爲「醬大菱」（即所謂闔菱），水果舖去殼出售，名「黃菱肉」，清明掃墓時常用作供品，「迨春猶可食」，亦別有風味。實熟沈水抽芽者，用竹製髮篦狀物曳水底攝取之，名「摻芽大菱」，初冬下鄉常能購得，市上不多見。唯平常煮食總是四角者爲佳，有一種名「駝背白」，色白而拱背，生熟食均美，十年前每斤纔十文，一角錢可得一大筐，近年來物價大漲，不知需價若干了。城外河中彌望皆菱蕩，唯中間留一條水路，供船隻往來，秋深水長風起，菱科漂浮蕩外，則爲「散蕩」，行舟可以任意採取殘留菱角，或併摘菱科之嫩者，携歸作菹食。明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卷二（萬曆三十八年即一六一〇）記途中竊菱

事，頗有趣味，抄錄於左。

「九月九日，由謝村取餘杭道，曲溪淺渚，被水皆菱角，有深淺紅及慘碧三色，舟行掬手可取而不設塹，僻地俗淳，此亦可見。余坐篷底閱所携康樂集，遇一秀句則引一醉，酒渴思解，奴子康素工掠食，偶命之，甚資咀嚼，平生恥爲不義，此其愧心者也。」

水紅菱只可生食，雖然也有人把他拏去作蔬。秋日擇嫩菱淪熟，去澀衣，加酒醬油及花椒，名「醉大菱」，爲極好的下酒物（俗名過酒杯），際歷八月三日灶君生日，各家供素菜，例有此品，幾成爲不文之律。水紅菱形甚纖豔，故俗以喻女子的小脚，雖然我們現在看去，或者覺得有點唐突菱角，但是聞水紅菱之名而「頗涉遐想」者恐在此刻也仍不乏其人罷？

寫菱角既了，問疑古君討回范寅的越語來一查，見卷中「大菱」一條說得頗詳細，補抄在這里，可以糾正我的好些錯誤。甚矣我的關於故鄉的知識之不很可靠也！

「老菱裝籬，日澆，去皮，冬食，曰「醬大菱」。老菱脫蒂沈湖底，明春抽芽，撿起，曰「撿芽大菱」，殼烏，又名「烏大菱」。肉爛殼浮，曰「朶起烏大菱」，越以譏無用人。撿菱肉黃，剝賣，曰「黃菱肉」。老菱晾乾，曰「風大菱」。嫩菱煮瓊，曰「爛勃七」。」

十九 瘡鬼

趙與時賓退錄卷七云，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避瘡這件事，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還曾經做過，結果是無效，所以下回便不再避了。鄉間又認瘡疾爲人必須經過的一種病，有如痘疹之類，初次恆不加禁斷，任其自發自愈，稱曰「開昂」（Ko-n-gouang）。瘡鬼名

「臘場四相公」，幼時在一村廟中曾見其塑像。共四人，並坐龕中，衣冠面貌都不記憶，唯記得一人手持吹火筒，一持芭蕉扇，其餘兩個手中的東西也已忘却了。據同伴的工人說明，持扇者扇人使發冷，持火筒者一吹則病人陡復發熱云。俗語稱一般傳染病云臘場病，故四相公亦以是名。本來民間迷信愈古愈多，這種逃瘧塗面的辦法大抵傳自「三代以前」，不過到了唐代始見著錄罷了。英國安特路蘭（Antrom Lane）曾聽見一位淑女說，治風濕的靈方是去偷一個馬鈴薯，帶在身邊，即愈；他從這里推究出古今中外的關於何首烏類的迷信的許多例來，做了一篇論文曰摩呂與曼陀羅（*Moly and Mandragora*），收在風俗與神話的中間。迷信的源遠流長真是值得驚歎。

馬上支日記（四）

魯迅

七月五日

晴。

語絲

第九十二期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却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呶，呶，呶！」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決却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却實在靠着小說，甚至于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

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綵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却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介紹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是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他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

難之處很不可，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讎。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讕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樂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燉煌掇瑣序

從燉煌石室發見以後，大多數重要的材料，都已爲英國學者司泰因氏法國學者伯希和氏運往歐洲。所遺在本國的，祇有佛經抄本。這種抄本，除北京國立圖書館藏有八千卷外，私人收藏的，也還不少。我們得了這種抄本，一，可以校經文的異同，二，可以見當時的別字：三，可以看當時普通人的書法；已不能不算是一「希世之寶」了。然而那些運往英法兩國的材料里面，還有各種雜文的寫本；這些寫本，於佛經寫本的三種關係以外，還有兩種重要的關係：一是可以見當時社會狀況的斷片，一是可以得當時通俗文詞的標本。可惜這許多雜文，還沒有攝出照片來；凡是不到歐洲的學者，都無緣

一讀。但是沒有照片的時候，若能照樣的抄出原文來，於上述兩種的重要關係，也未嘗不可以接觸。劉半農先生留法四年，於研究語音學的餘暇，把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燉煌寫本的雜文，都抄出來，分類排比，勒成此卷，就中如家宅圖，可以見居室的布置；舞譜可見舞蹈的形勢；各種借券，可以見借貸實物與罰去利息的習慣；通婚書，答婚書等，可以見結婚的儀節；勸善經，勸戒殺生文，與曆書，解夢書，吉凶避忌條例等，可以見信仰佛教與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雜文，以此類推，都是很有益於考察當時社會狀況的。至於唐代文詞，據我們平常所見的，不但韓昌黎，柳柳州的文集，本來號爲復古；就是虬髯公傳，霍小玉傳等小說，也還是字鍛句鍊，不是尋常的語言。不但杜少陵的詩，說是「讀書破萬卷」，「字字有來歷」；就是元微之，白香山所作的，雖當時說是「輕」，「俗」，或說是「老嫗都解」，然而也還不是民間文學。讀是編所錄一部分的白話又與百首白話五言詩，我們纔見到當時通俗文詞的真相，就中如五更

轉，孟姜女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現今通行的小唱，來源獨古。又如刊謬補缺切韻，字寶碎金，俗務要名錄等，多記當時俗語俗字，獨可供語言學文字學的參考；而一切雜文中的俗寫，劉先生也一一照樣描出，也可以尋出無數的別字。所以這三卷書，我們若是用賞鑒古物的眼光對他，自然覺得不及看原本或照片有趣；但是求實際上考訂的材料，可以說是應有儘有，與原本相去無幾。我們對於劉先生選擇，排列與記錄的勤勞，感謝不盡。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四日 蔡元培

露荷日記抄

茨 菴

(四) 慘淡的背景

這是新年當中的一天晚上，蘭，桂，麟邀我一個，四人做葉子戲。怕玩遲了不便回去，所以預先就和祖母說好借她大牀宿一夜。四十牌的「挖花」抹好來，外面已三更鼓了。

半夜裏的世界是怎樣地又幽涼又空洞呵！眼前的人

物髣髴罩上一層蟬翼的輕紗，只覺有些模糊，而又有些明晰；有些疏倦，而又有些清醒。靜寂的門庭，冷淒的街坊，一切如火如荼的欲望，打銷在一片冰清的沉默裏。所賸下的只有一些深足令人玩味的清響：站崗的警察走來走去地踱着，笨重的皮鞋踏在馬路上的石子，發出一派又弛緩又細勻又甘脆的啼啼嗒嗒來；賣夜宵的小販抖擻着精神，一聲「五香茶雞蛋」，一聲「冰糖蓮子粥」，很嘹亮地輪流喊着；遠處近處狺狺的犬吠，聽了打着寒噤，令人生戒懼心。淪落在城市做狗的「狗」，守到夜半，纔敢伸着頸子叫出幾聲來，可憐真將把自己的本能窒礙死了。

蘭等收拾好了椅棹後，捧着洋燭照我上祖母房裏去睡覺。走進房裏，我便上牀疊被。兩牀被疊好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喘個不休。祖母笑着打誚我道：「小伙子家，正是精強力壯。也沒有七老八十，怎麼舖一舖牀就喘起氣來呢？」我接過嘴來解釋道：「這一晌來，我一次也沒有這樣喘過。只怪你的牀太大了，我沒舖慣。」

祖母更進一步打誚我說：「你這孩子未免太固執了！我三番五次地勸你乘我活音，趕快弄一個人家來，叫我能殼親眼看見，死了之後，眼睛也可閉緊一些，你總不聽人話。弄個人來，不是有人代你舖大牀？難道你這一生，真的不想睡大牀了麼？你總不信我勸。」我半吞半吐，很羞澀地回了她一嘴：「用不着你來費神，你睡你的覺罷！老太太！」我脫好了衣服上牀睡了，祖母轉過臉去，對蘭等喋喋不休說着：

「苗，總算是先天就單薄了。他媽懷着他時，正是巧奎，他的大哥哥，我長頭大孫子，出天花。那一枝一枝的水花，脹滿了一包白漿，脹得透明透亮的起光。總因發得太足，那孩子究竟人小，終於沒有力量回了。在整天整夜喊着「賣花呵」「賣花呵」聲中，那麼一個嘴甜會說人人愛的孩子，就丟下我們一家老小去了。他去了後，我們家裏簡直三天三夜竈上沒有起火。常上我家來玩的人，過後來了，個個都說我家冰清鬼冷，到處空空洞洞地叫人絲毫沒有捉摸。上席的棹肚裏，如今還

有一把一尺來長二寸寬的刀放在火盆裏呢，就是用來劈檀香爲着那孩子敬菩薩的。每回看見那把刀，我的耳裏還像聽着那孩子悽愴的喊聲；『賣花呵！』『賣花呵！』可憐懷着身子的媽，雖是信了人勸，哭了幾天也就算了。但她眼見着一個活潑活跳的男孩子，只五六天的功夫就糟掉了，怎不放在她的心裏長惜傷呢？

『加之那當日我們的家運又大不通。合家九口全靠住他爹一個人。在外面蹣幾個錢來糊糊口，他爹做生意的那家錢莊裏的管事的，當日出名是一個非常利害的傢伙，在他面前當同事，只要有芝蔴大的訛錯，馬上就叫你捲捲行李滾出大門去。那幾年他爹真過着一種不是人過的日子呵！不但心裏小心小胆，牛馬一般地蹣東蹣西，卽在夜裏，有時也要到老江口，搭了洋划子去送銀箱上大火輪。可憐怎不吃盡千辛萬苦呢？苗就在這種極不相宜的壞景况中，跑來投胎，叫他先天怎能不單薄呢？』說到這裏，老太太拿了手帕，在兩隻乾癟的眼睛上揉來又揉去。

我披衣下牀，將蘭等斥退出去，關上了門。祖母見了我還沒睡覺，喊着我說；『苗，我看你明天還是趕緊找個醫生瞧瞧，或是吃劑把劑藥。或是配點膏子來調補調補，這幾個錢我也不是出不起的。少年人氣喘不是好玩的。久而久之，定要帶下大毛病來的。』我睡在被窩裏默不則聲，生怕和她答了話，又要引起她老人家的傷感。房裏死沉沉地靜息着非常。噓噓的冷氣打板壁上的孔罅裏透進來，把豆大的燈火吹得半明半滅。

天鵝的歌

保加利亞 安弗卡呂瑪作

魯彥譯

親愛的人！……

再幾天——我不復在了……

你知道那個關於天鵝的歌的傳說嗎？

牠是這樣的美麗——我很願意現在就講給你聽……

這個關於天鵝的歌的傳說在一千年前就有了。而且牠是有永久的美的呢。

天鵝——一匹美麗的，白色的天鵝在靜寂的湖上浮游。湖的週圍都是青蔥的草木。湖水中映顯着天空的蔚藍，顫動着，因了使水面起纖細的縐紋的微波。在週圍青蔥的叢密裏和鳴着各種的歌鳥——那些爲美麗的陽光和爲牠們自己所陶醉而歌唱的歌鳥。

天鵝輕輕的，靜寂的在水上溜動着。聽着衆鳥的讚美歌，牠的眼兒漸漸因悲傷而黯淡了。牠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呵，宙斯！你的世界是怎樣的美麗呀！只有我，我沒有高聲地歌唱我的狂喜的能力。呵，最高的神！使我也能歌詠你所手創的美罷！」

白色的天鵝向宙斯發這個急切的訴苦，於是立刻在岸上，蔭暗的扁柏中間，牠驚異地看見了一個歡樂的神。那就是宙斯的使者——偉大的歌者阿坡虜。

「我已聽見了你的祈禱」，阿坡虜對天鵝說，「你立刻就能歌唱了……」他用他的七絃琴觸了一觸天鵝的翅膀。

於是天鵝覺得身中充滿了向來不會有的力，便歌唱起來了。牠歌唱着，爲自己的幸福所陶醉了。牠不歇地歌唱着——在牠的小小的心中久久蘊藏着的都歌唱出來了。

唱完後——牠便低下頭去。從牠的嘴裏流出來一道小小的血的河——於是波浪便變了紅色，靜靜地推搖着牠的死屍……

這不美嗎？——親愛的人，我的親愛的人！

親愛的人！……

再幾天——我不復在了。

因爲我也歌唱了。我的心，靜默了許多年月，許多年月的心已不能支持了……

我唱我的歌了……

在這以前有許多年月，許多年月我不會歌唱。我看見美，聽見別人的歌唱——我深深的感到了美，別人的歌唱進了我的心的深處；一切都敏銳地感到。但是牠呀，牠，我的心，不知道歌唱……

我那時是傷悲的，抑鬱的獨自在我的路上。

我的年青的朋友們，我那時也一樣的青青——都爲他們自己的青春所陶醉了：歌唱着，玩耍着，創作詩歌，四處歌詠着美。五月間，他們邀了許多朋友或走到郊外去，或徘徊在濃密的綠林中，發出狂喜的喊聲。手彈着琴，嘴唱着歌，他們在靜寂的月夜裏，朦朧的月光下，像精靈似的穿過街巷，在他們的愛人的窗前發出最幽揚的聲音……

那時祇有我靜默着：我靜默着，靜默着——在我的深深的寂寞和我的無能中呢。

我那時非常的柔弱而且畏怯，這好像是因了我心中的憂悶起了厭倦的緣故吧。我覺得我的心太充實了，我覺得似有誰鎖住了牠的門，鎖住了可憐的我的心的門了，在門的後面，情緒緊張着，衝撞着要到外面來，但是那門是被鎖着，鑰匙是在不相識的人的手中呢。

多麼的苦惱呵，祇能感覺沒有能力——沒有力量說出那心中的憂悶！……我的朋友們看見我無能常輕看我

沒有生活的能力，微笑的叫我做「自己的靈魂的詩人」了……

他們是不錯的……因爲我願意，熱烈地願意如他們一樣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夠……我的心的門是被鎖住了呢。

但有一天，美麗的驚異的五月裏——在我的朋友們的女友中，我看見了拿着我的心的鑰匙的那個人了。她用她的手握住了我的戰慄的手，我的心的門便洞開了。許多年中在心裏的憂悶都猛力的迸了出來了！……

於是我歌唱了……

爲幸福所陶醉，我歌唱了——時時歌唱了……我歌唱太陽的光，我歌唱引人的扁柏的蔭影，我歌唱無際的曠野，我歌唱迎人的微風——呵，我還有什麼不會歌唱呢！……我的歌彷彿是久久隱藏着的源泉呢……

我又歌詠到你，親愛的人！……我的消魂的女人！

現在！現在我要死了。

像白色的天鵝一般，我不歇地歌唱着，不會計算過我的力；像白色的天鵝一般，我要為我的狂喜犧牲了。

但是，親愛的人！天鵝的靜默的一生和牠的這樣驚異的短促的片刻相比較是怎麼樣呢？

我現在也要死了——但是我為你祝福！……因為你，你，親愛的人，你給了我幸福，超人間的幸福，當你——……你記得嗎？——當你柔和地將我的手握在你的手中的時候……

祝福呵！……

安那卡呂瑪 (Anna Karinva) 生於一八七一年，是保加利亞的婦女運動的領袖，作小說很多，所著建築物之上 (Super la masonajo) 一劇已在國立劇場中排演。本篇係由伊凡克來司太儒夫 (Ivan H. Kreslinov) 君所編的保加利亞文選中譯出。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記。

祝福

——為絲兒誕生——

守莊

若是人是可愛的，那末孩子是更可愛的了。實在，孩子斷不是所謂『人』，雖是將來反正要長大成人的；在這點所以孩子是可貴的。感到生之苦悶的人，誰不夢想而神往於他的童年呢？

我是很歡喜孩子的，——誰不歡喜呢？在百貨公司裏，那陳列在玻璃裏的洋娃娃總比任何目迷五色的商品的吸引我的力量強。湊巧起來，我正在看櫥裏的洋娃娃，一陣鶯聲嚶嚶，——我不大喜聽那隻含水八哥——有一對西洋夫婦手携着真的洋娃娃來了。這時我自會用了我們支那人的特技，斜眼過去窺視，立刻又不禁感傷地自語道：『呀！我們中國沒有這樣的孩子！』

孩子的可愛不可愛，當然不能拿什麼道德，品格，生肖，八字……做標準。一般的人向來把孩子當作大人的縮形，所以就有『三歲定八十』那麼的成語；賈寶玉的小手抓了抓女人用的脂粉，就使他的爸老大的不自在。

愛與美總是有連帶關係的，孩子的可愛不可愛，尤其是在美不美這一點上。中國的孩子並不是天生的『醜小鴨』，在紅浴桶裏翻身時候未嘗不是一朶水出美花；可憐經了『大人之危害』之後，就十之八九是爛耳朵，紅眼睛，癩痢頭，鼻涕像黃葱似的；最漂亮的是光頭上留着西瓜柄似小髮結，胸前挂着一塊紅肚兜，像嬰孩牌香煙匣上似的了！像這樣的孩子，我實在不能愛他。原來中國人養兒子，只爲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大問題，所以璋瓦二物，貴賤懸殊；養了兒子只望他活着不死，挨到十三四歲就好娶媳婦，抱孫子。我提出的什麼美不美，這種沒出息的藝術觀，自然太無謂了。至於什麼胎教啦，優生學啦，那更是海外奇譚！

前年好容易在我們鎮上見到一個可愛的孩子：正在學話，牙牙地發出許多不正確的嬌聲，像鳥兒那麼好聽，那隻蘋菓似的小圓臉和一對烏黑而婉秀的眸子，有一種特殊的美，是一朶天真爛漫的花！她是我的對鄰，我時常去抱她吻她，給她糖果，玩物。她的削骨臉

的母親是個潑辣難近的婦人，我因歡喜她，所以也顧不到這些；不過心上總是奇怪，『這樣的婦人，怎會生得出這樣的孩子？』由此觀之，不一定『娘好兒好，秧好稻好。』那倒就『後生可畏』了。後來我在外過了二年回家，第二天就看見她：呀！變了！她變了！我也不忍細細地刻劃形容，總之，她不是二年前可愛的孩子，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已酷削她的母親，她不是一個孩子，是一個失了生氣的具體而微的『小婦人』了！唉！

我現在已確信任憑有怎樣可愛的孩子，在中國的家庭，社會裏生長，總是很危險的。當我們的勃兒未死時，閒中我看看孩子，看看環境，常常起一種神經過敏似的憂慮，心頭梗着一句說不出的話：『唉！可愛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你爲什麼到這邊來？』後來他生了霍亂似的時症死了，我雖是十分悲痛，却也得到了一個慰安；但是，現在我們的絲兒又誕生了！

在似已無望的中國的一絲的希望，自然還是在一班

孩子身在。這孩子又是自然的『無盡』的產物，誰會警告我們未來的子子孫孫說『此間是地獄，別來受苦！』要使他們另找所謂樂園呢？我們在此也不必說無謂的傷心話，還是打算着怎樣『救救孩子』罷！因此我深深地爲我們的新生的絲兒祝福，同時也爲一切的我們的孩子祝福。

註：『大人之危害』這五個字似在兩天的書上見過，日子一久，就有些模糊了。寫完了這篇祝福，翻開雨天的書，想參看『大人之危害』是怎麼講；豈知牛頭不對馬嘴，那是講印度詩聖的。但是從字面上看來，似還說得過去，所以就『將錯就錯』了。

一九二六，六，一五。

酒後主語

豈明

兩個鬼判誤

首句「在我的心頭住著 Di Daimone」，被「手民

先生」誤作「在我們的心頭：」，大有拉人下水之嫌，特此聲明改正。

二 讀「改造」

從「某君」借來改造（噓！用心用心！）的現代支那號，略一翻閱，有三篇我都讀完了。第一是岸田劉生君的藝術與支那之雜感，內共四則，我都喜歡。其二是陶品孫君的短篇三篇，在十三葉之中碰著了六處的虛線，這都是日本聰明的官憲爲維持禮教起見，替大家節去違礙字樣的痕跡。在那一本厚冊內，不但可以看出日本雜誌界編輯法之得法，（如改造社長所說，）也可以見到日本政府維持禮教之努力。

第三件那可是奇了，因爲這是宣統帝作詩筆影，照目錄上所說，雖然我看來看去總覺得不像是詩。其文曰，

「書曰爾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下鈐一印曰「宣統」。喔，這確是「宣統帝」的御筆而非京兆十九歲的青年溥儀君所書，——你看他多麼像樣的皇帝口氣，而且又不是很有衣帶詔的意味麼？在還宮說正是「甚囂塵上」的今日，大家請讀一遍這篇「皇言」決不是沒有意義的事。

關於「僵尸」

豈明先生：

語絲第七十九期所載谷萬川先生那一篇僵尸，我們潮州亦有同樣的傳說，至於這個傳說起於聊齋志異之前或後，則無從考證。

先生的案語說：「這里所說的僵尸思想在中國似乎也到處通行」，又說：「新死的人忽然感了戾氣，起來作怪」，是的，我們這裏傳說；人死陳尸未斂，偶有懷孕的貓或鼠跑從尸上經過，尸就要爬起來逐人。人若被尸擒住，當時便不能脫身，（像那傳說裏女屍抱在樹上一樣）後來這人縱不死也要重病。所以我們這裏的人，

對於未斂的尸身，要嚴密地看守，不讓貓鼠等亂闖近來。又說：萬一不慎，尸身起來逐人的時候，最好隨手拿件東西給牠抓住，或撒件東西阻住牠的來路，讓他跌下去，便可脫險。但是說是這麼說，事實却尙沒證明。

寫到這裏，記起這裏人們所說的幾件尸的變異來：

一，陳尸未斂，若遇雷响，尸即腫脹起來，尤其是腹部。倘聞雷响時，急拿雨傘張開遮在尸上，則可免。

二，在池或小河溺斃的尸身，若沉沒在水裏無從撈尋時，只要鳴砲一响，不久尸身自會浮上水面來。

三，橫死（如自縊，溺水等）的尸身，未收斂時，密切的親族——如父母兄弟妻子——不敢當面哭泣。否則，尸身的七竅就流出血來。雖距斷氣時數日之久，尙有鮮紅的血流出。

這三件尸的變異，多數人都說是確確鑿鑿的事實。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甚不可解。

十五年七月八日，沈時宣於汕頭華美鄉。

時宣先生：

承示關於死尸變異的民間傳說，這是學術上的好資料，很值得調查發表。至於事實我想恐未必會有，因為必須先決人是有魂有鬼的，這些纔有實現之可能，而我在此刻還不能相信鬼與魂靈的事。西洋有從事心靈研究的人，證明好些異事，却又都可以物理解釋之，唯我於此道是門外漢，不敢贊一詞。總之據我看來這是不會有的，雖然傳說很廣，而且聽了也覺得很有趣。多數的人或都說親見過，但羣衆的話是靠不住的，他們很多錯覺幻覺，常常會白晝見鬼，我們不能輕易信用。中國相傳的「關帝顯聖」便是同類的幻覺，足以證明羣衆之胡塗，因為我們現在總不會相信關羽還在那里做「伏魔大帝」也。七月三十一日，豈明。

語錄

第九十二期

澄衷學校之國學文

豈明先生：

我為避免暑假家居的無聊，才跑到T埠來練鼻子。（此語有典，異日面陳。）恰值某大學招考新生，在友人座上——那時友人正在閱卷——得見一篇妙文，後經多人傳觀，都驚歎不置。因為（一）據稱這是自上海「以國學為辦學宗旨」的澄衷蒙學堂學起，直到有了來考大學的程度，才作出來的文章。似乎頗費該校一番化導之功呢。（二）若說因是從「以國學為辦學宗旨」的學校出來的學生，應該如此「不亨」，自然是以偏概全，有意周納人罪。但既是在由蒙學時代「所授之課程除代數英文二課以外餘者皆用文言而表言」，（而表言三字引原文）或者不該如此。普天下的教書匠們，如果讀過此文，一旦大澈大悟起來，總會覺得「畢竟文章誤我，我誤學生」了罷！

單去責備該校的國文教員，未負近於「瓜蔓抄」似的，何況學生多了，原是賢愚不等，那能個個都能「青

一九三

出於藍』？然而，嚟！青年一副脆嫩腦筋，被他們由十四歲起，弄成這般模樣，思想陳舊，原可改造，試問這般工具，如何改法！這倒是「之乎者也爲之障」了。文錄於後，請您讀罷。

我對於文言與語體之意見

我國成立以來，數千載之距。而文言之盛，及今有千百之久，尙未見有何種之起，忽於民國成立，有又語體之聲浪，正真可驚後矣，今將文言與語體對於予之意見，卽如下文。

予年十四，就學澄衷蒙學校，而校該之宗旨，以國學爲辦學之宗旨，而予所授之課程，除代數英文二課以外，餘者皆用文而表言，初時自覺其苦，後竟數年之苦，愈讀愈興，後數年來，滬上語體實行，然而澄衷學校辦學之宗旨，永不變動，今滬上可算澄衷學校，以文言文，作爲辦學爲宗旨，此乃對於文言之意見，而對於語體，如予何無關係，不過予學識未增，不敢斷定之，今將文言與語體二問，而言，可斷各有所長，亦不可謂

文言不良，亦不可言語體不良，如今課學發達之世界，愈出愈深，而對學者，何無所得，出之亦有何用乎，今語體實行，往往取用語體繙譯，而所得之益亦不淺矣，如語體盛行，而欲將文言消滅，此種之舉，早日既聞，今再進一步說，文言與語體，皆有父子之連滯，如父子相離，家庭能否得安，如文言與語體一然也，文言未實行以前，何語體現發之說，此乃文言與語體正真之意見。

按文中所謂澄衷蒙學，大約便是那位深惜吳佩孚不如關羽的曹先生主辦的學校。又文中斷句一依原作，頗有數句，不可意會，錄後，細校原文，並無譌奪衍改，謹此聲明。如有半字移易，「天誅死滅！」如承轉印，務囑手民特別慎重，倘有衍脫，與原作者同入「永世糊塗地獄」。原件現存某大學。字體是臨過顏家廟或麻姑仙壇的「顏字」，筆意十分奇橫。該卷註冊號數是……，姓名恕不宣佈。

八月三日，東黠。